中国科学报

CHINESE SCIENCE NEWS

第549期(总1466期) 1993年11月22日 星期一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84 国内代号1－82

学部委员郝柏林致信本报

就基础理论成果评审坦陈己见

● 科学工作者应当对自己的工作有自知之明、实事求是的认识，不能动辄“国内领先”、“国际领先”

● 目前，年长的学者盼望年轻人成长起来的心情迫切，但如果不注意实事求是和严格要求，就会毁了一些本来很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

编者按：

这是学部委员郝柏林先生写给本报的一封信。早在1985年5月，郝先生就曾已经以自己的亲身经验，针对基础研究成果评审中存在的某些问题，直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郝先生提出的问题，在科学界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且有意义。征得郝先生同意，现将此信公开发表。

《中国科学报》编辑部：

题：最近一个月中我和所内其他一些同志收到大量要求评议的文章、著作或评议提升教授、副教授的信件。例如：某大学科研处3月19日送来一组28篇文章，要求31日审毕。4月1日送来一组4篇文章，要求4月8日审毕。4月2日送来两组（一本专著和13篇文章），要求4月10日审毕。我对这所大学的同志们的工作甚为钦意，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最近他们送来的最为集中，同时送来材料的还有其他几所大学，再加上日常的审稿和基金评议，硕士、博士论文审议，即便我百分之百地放下自己的工作，也绝对无法应付（我相信其他同志也不比我更有时间）。对于这些要求完全拒绝也不成，因为根据上级要求，我们的工作也要送去给别人评议，怎么办？只有匆匆地打上“印象分”。因为我们决不可能像每篇文章的原来审稿人那样去验算核对，而审查一般给一个月到三个月时间（只审一篇文章），这是一种极不科学，极不合理，极不严肃的做法。

因此，我建议：

（一）对于理论工作，一般不必急于评议，放在科学文献中由时间去考验好了。大部分工作会自行消失，留不下长远影响，好工作基会被国内外同行注意的。科学界有定评的工作，审议起来就好办了。

（二）对于必须审议的理论工作，建议采用某种客观的“死”的记分办法，例如：在全国性和国外主要学报上发表的文章记5分，在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记4分……然后求个平均值，参考一下总篇数（多人合作者，计“分数”篇数。如：3个作者，每人算1／3篇，实验文章有时有100多个作者，又不能这样做），以防单纯追求篇数。

（三）最近搞成果评价的同志学会“引用情况”这个指标。要求提供“引用”情况。这也是很有副作用的办法。从研基础研究的人应当义无反顾地往前冲杀，把打扫战场、清点战果的工作留给历史学家云做。如果发表了文章，要到文献海洋中去计点引用情况，不知会耽误多少时间（偶然遇到随手记下的不易）。建议有关单位访问Citation Index的办法，用计算机统计中国科技文献在全世界被引用的情况，提供一个定期出版的资料（“引文”也是一个片面指标，大家知道全世界科学文献中被引用最多的是一篇某种化学实验方法的文章，文章本身早就无重要意义，只是以后每个用此法的

总之，目前的“灾难”要有个解脱之法。理论工作不强于评议，可能是上策，也许可以把此信也请同行“评议”，大家来消“评议”之灾。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 郝柏林

郝柏林先生还请本报在发表上面这封信时，补充以下意见：前言所讲，主要是理论成果评议。看了11月12日《中国科学报》一版发表的何祚庥同志关于成果评审的文章，想对自然科学评奖也提一些看法。

目前各种评审中的通病是，评审人往往并不在相应领域中工作，只能凭申请人的自我介绍打印象分，泛泛地说好话，不必下功夫，也不得罪人。要实事求是地说几句实质性的话，就须作调查研究，有根有据，而谁有时间这样做呢？结果，申请者本人的自我评价就成了其它评价的主要依据。

科学工作者应当对自己的工作有自知之明，有实事求是的认识，而这在许多地方往往是相当缺少的。于是写材料时任意“拔高”，不顾事实，形成一种很坏的作风。

目前年长的学者盼望年轻人成长起来的心情迫切，但如果不注意实事求是和严格要求，就会毁了一些本来很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我们应当深切注意这一点。

我建议：

一、国家一级的自然科学奖，一律不由本人和本单位申请，而只由学术界通过一定程序推荐和评审。

二、今后在国家发出的文件中一律不要要求人们自己填写达到了什么“国内领先”，“国际领先”。基础研究根本没有“国内领先”一说。“国际领先”要由国际上说了才算数。哪一天我们的新闻媒介不再喋喋不休地宣传某人某事达到了“国际水平”，我国科学技术才真正开始接近国际水平。

三、评奖中必须剔除各部门间的“平衡”和名额分配，按宁缺勿滥的方针从严掌握。

成果评审和鉴定的讨论③